

納蘭詞箋注

修訂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納蘭詞箋注(修訂本)/(清)納蘭性德著;張草纫箋注. —修訂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7—5325—3448—0

I. 納... II. ①納...②張... III. ①詞(文學)—作品集
—中國—清代 ②詞(文學)—文學評論—中國—清代
IV. I222.8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32009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納蘭詞箋注
(修訂本)

[清]納蘭性德 著
張草纫 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版書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5 插頁 7 字數 350,000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3448—0

I·1626 平裝定價:32.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系。T:64063949



圖一 納蘭性德像(據《清代學者像傳》複製)

為春憔悴，西春住，那禁半宴催歸。雨深
巷，賣櫻桃。雨餘紅更倚。黃昏清淚，悶思
共花飄。消得一聲鶯。東風三月情
西上吟成，綠江天，將問氣付闌房生
憎。久閑金鋪，暗花笑三韓。玉一沐。添
哽咽。且淒涼。誰教生得滿身香。至今有
海年。月猶為。蕭家照。斷腸。書似
淡人年道。兄仁。

成德



圖二 納蘭性德手書《菩薩蠻》詞

納蘭詞卷一

長白性德容若簪



仁和許增邁孫棨

憶江南

昏鴉盡小立恨因誰急雪乍翻香閣絮輕風吹到膽瓶梅心
字已成灰

赤棗子

驚曉漏護春眠格外嬌慵只一作止誤自憐寄語釀花風日好綠
窗來與上琴絃

憶王孫

西風一夜翦芭蕉倦眼經秋耐寂寥強把心情付濁醪讀離
騷愁似湘江日夜潮

圖三 光緒六年許增原刊本書影

才子年來相憶教，
任秋雖思亦窮新。
詞題就蜀燧，
紅雪兒催未付先。
言玉河東

郊游韻句調浣溪沙

出郭尋春已闌

宜興陸滄龍其年東風吹

而不感寒

者楊春和默留仙青却幾曲到西山

展便張燕友 駐馬未須愁路遠

意豁姜宏其西溪

看花且莫放杯閒 舞尊人生別易會常難

及德



修訂本序言

納蘭詞箋注於一九九五年十月初版發行後，承蒙讀者厚愛，已經陸續印了五版。讀者對這本書的反映還不錯，但我自己知道其中疏漏和錯誤之處尚不少。近八年來，我又不斷地收集到一些資料，可以彌補初版的缺漏。現徵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贊同，把初版本重新加以整理，改正了存在的某些錯誤和問題，並補充了一些新的資料，作為修訂本重新出版。

古籍書與一般作品不同。一般作品偶有錯誤或錯別字，讀者能够比較容易地看出。而古籍中則難以識別。如初版水龍吟 題文姬圖的註文中，把賀新郎 七夕詞 二巧拙 豈關今夕事，奈寢兒駭 女流傳謬的作者宋自遜誤為秦觀。後來在編寫納蘭性德詞選時我自己也沒有覺察，就照樣引錄了。這實在是很不應該的。又如初版秋千索（墟邊換酒雙鬟亞）一詞中，註文引王安國清平樂詞「留春不住，費盡鶯兒語」，排版時把作者姓名誤植為王安石。二〇〇一年出版的飲水詞箋校也就以此詞的作者為王安石，遂致以訛傳訛。但書已銷售了，無法更改。只能在這裏提一下，一方面是向讀者表示歉意，另一方面也是鞭策自己，今後要把工作做得更完善些。

化用前人用過的詞語，是寫作舊詩詞的一種常用手法。在初版中，由於覺得有些詞語雖然源出於前人的作品，但意思明白易懂，所以就省去不注了。如東風 第一枝 桃花詞「是誰移向亭皋」，作者

所以用「亭皋」，是由於王安石移桃花示俞秀老詩中有「一枝柯薦綿花爛熳，美錦千兩數亭皋」的句子。現在看來，還是注得清楚一點好，有時可以避免產生歧義。又如月上海棠「瓶梅詞」雙魚凍合，似曾伴箇人無寐」，初版只注了「雙魚」：「即雙魚洗，古代的盥洗器皿，作雙魚形於上，表示吉祥的意思。」原以為這樣已經很清楚了，沒有進一步說明這裏詠「瓶梅」所以要提到「雙魚洗」，不僅是爲了表明寒冷，而且還引用了張元幹夜游宮詞「半吐寒梅未坼，雙魚洗、冰漸初結」的句意。而飲水詞箋校以「雙魚」爲硯名，並引葉越端溪硯譜：「硯之形製，曰風字，曰鳳池，曰合歡，曰玉臺，曰雙魚。」以「凍合」爲「硯底、硯蓋凍結在一起」。這樣解釋雖然也講得通，因爲無非是表示寒冷而已，但實際上與性德的原意不符。所以修訂本把張詞補上去不是沒有作用的。

初版中的地名注釋有不少混亂之處。因爲有些地方多地同名，或一地異名，有些地點太小，詞典、方誌上也沒有收錄。如烏龍江，有的納蘭詞注本認爲即松花江，有的認爲即黑龍江。我根據吳振臣寧古塔紀略「愛董（按即瓊瑋）木城四周皆山，城臨烏龍江」之語，且「烏」與「黑」同義，姑定爲即黑龍江。有些地名參考了近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北京名勝古迹辭典和有關省的誌作了些修正和補充。至於性德的經歷事迹，由於直接的資料不多，大部分是根據康熙帝歷年在各地巡視的記錄來推定的。但性德畢竟還有他自己的行動，獨自出行或遊歷，或與友人一起遊賞等，因此完全根據康熙帝或某些友人的事跡來推斷，也未必允當。如十三陵、昌平、西山寶珠洞等地，他完全可能獨自去遊覽或與友人同往，不能僅根據康熙帝的行蹤來確定詞的寫作年份。而且一首詞

的寫作年份往往與詞的內容有關。如臨江仙謝餉櫻桃詞，如認為餉櫻桃者是徐乾學，可以把這首詞的創作繫於康熙十二年，如認為餉櫻桃者為宮女，則性德擔任侍衛職務的任何一年都有可能（櫻桃熟時他不在北京的年份除外）。又如浣溪沙（十八年來墮世間）詞，如認為所寫的是作者的妻子盧氏，則應繫於康熙十三年，如認為所寫的是沈宛，則應當作於康熙二十三年。所以現有的關於納蘭詞作的編年，存在很大的差異。

本書初版問世後，這幾年內又出版了多種納蘭詞（或飲水詞），其中有兩種是箋注本：一九九六年張秉成箋注的納蘭詞箋注和趙秀亭、馮統一箋校的飲水詞箋校。張秉成本的注釋比較簡單，不過它附錄的對納蘭詞的集評以及論文索引等資料，很有參考價值。趙秀亭、馮統一箋校本對史實有較詳細的敘述，對性德與友人之間的交往以及生平編年等都花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著作。稍感不足的，是對某些作品本身的理解、分析，似有點牽強附會。詞是藝術。每一首詞都是一件完整的藝術品。如果抓住其中的某一句加以引伸擴大，比附史實，而不管與其餘的詞句有沒有矛盾，則必然會導致對詞意產生誤解。如臨江仙謝餉櫻桃詞，飲水詞箋校一書對我初版中的「此詞為酬一宮女遺贈櫻桃而作」提出異議，以為「未得詞旨」，並逐句比附康熙十二年性德會試中式後因患寒疾未參加廷試的事實，認為餉櫻桃者應是其座師徐乾學。但對詞中「強拈紅豆酬卿」句却一筆帶過，略而不談。竊以為對座師稱「卿」，未免失禮。而且以情侶之間表示相思之情的紅豆回贈，亦太覺不倫了。又如浣溪沙西郊馮氏園看海棠，因憶香嚴詞有感詞，飲水詞箋校認為是為懷念龔鼎孳

而作的。但詞中有「斷腸人去自今年」、「倩魂銷盡夕陽前」的句子，把「斷腸人」、「倩魂」這樣的詞語用在一個五十九歲的老頭身上，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況且詞的標題是「因憶香嚴詞有感」，分明是有感於香嚴詞中提到的某件事或某個人，而不是襲本人。

鑒於本書初版與後來出版的著作在注釋和對詞意的理解方面存在某些不同的意見，因此借這次修訂的機會，略作解釋，以說明我對納蘭詞的箋注工作的認識。詩無達詁，各人理解不同，見仁見智，原是很平常的。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見解，申述各自的理由。讀者可以同意某種解說，或同意另一種解說，也可以別有會心，提出另外的見解。這個修訂本名曰修訂，其實也只是在初版的基礎上作了某些改正和補充。此外，針對性德早年戀愛事迹還很少有人研究的情況，我撰寫了納蘭性德早年戀情探索一文附於書後，以期對理解性德早年的愛情詞作些探索。

有關納蘭詞的問題還有許多，有待於進一步證實和解決。希望今後能有更多的著作或論文發表，把研究納蘭性德的工作提高一個新的水平。

張草紉 二〇〇三年三月

前言

清兵入關之初，遭到漢族人民的強烈反抗。清皇朝採取殘酷的鎮壓政策，把各地的義軍一一擊敗。及至清朝的第四代皇帝康熙時代，抗清的浪潮逐漸平息，清政權漸趨穩固，就改變以鎮壓爲主的民族政策，而採用安撫的手段。其中較爲重要的一點是尊經崇儒，開設博學鴻詞科，以網羅漢族知識分子。因此，在這一段時期，各種文化學術都有所發展。作爲一種特殊的詩體的詞也並不例外。

詞起源於中晚唐，歷五代，至宋代而達到極盛時期。但在入元以後，已漸衰微，明末清初又重新興盛起來。清初詞人，如吳偉業、曹溶、宋琬、龔鼎孳、吳綺、毛奇齡、陳維崧、朱彝尊、彭孫適、王士禛、曹貞吉、顧貞觀、厲鶚等，都是很著名的。而其中最特出的，則爲納蘭性德。胡薇元《歲寒居詞話》稱他可與「竹垞（朱彝尊）、其年（陳維崧）鼎足詞壇」；況周頤《蕙風詞話》尊他爲「國初第一詞人」；譚獻在《篋中詞》中謂他與項廷紀、蔣春霖「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他更爲贊賞，甚至說：「北宋以來，一人而已。」可見後人對他的推崇。

納蘭性德（一六五五——一六八五），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出身滿族貴族，隸屬正黃旗。在明代初葉，滿族分爲三大部族：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力量最強。

性德的家族屬於海西女真。各部族之間經常發生爭戰和兼併。至明代末葉，海西女真爲建州女真所吞併，納蘭性德的曾祖父金台什戰死。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齊爲了安撫海西女真的餘衆，納金台什的妹妹爲妃，生下的兒子就是清太宗皇太極。因此，納蘭性德的祖父與康熙皇帝的祖父是表兄弟。

納蘭性德的父親明珠，歷任內務府總管，刑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太子太師等職，權傾朝野。明珠是一個善於弄權的官僚，他結黨營私，賣官鬻爵，貪婪無比。

納蘭性德十七歲進太學，十八歲中舉，十九歲會試中式，因患寒疾，沒有參加殿試。二十二歲第二次參加考試才考中進士，被授予三等侍衛的官職。後又晉升爲二等侍衛，一等侍衛，直到三十一歲去世。侍衛是皇帝的貼身隨從，納蘭性德被康熙帝留在身邊，顯然由於他是滿族人，又與康熙沾上一點親戚關係，才得到皇帝的寵信。他多次跟隨康熙出巡，到過京畿、塞外、關東、山西，最遠的一次還去過江南。作爲八旗子弟，他能文能武，韓奕稱他「君日侍上所，所巡幸無近遠必從，從久不懈，益謹。上馬馳獵，拓弓作霹靂聲，無不中。或據鞍占詩，應詔立就。」性德是一個很有才能的青年，希望能有機會一展懷抱，作一番於國於民有利的事業，「竟須將、銀河親挽，普天一洗。麟閣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歸矣。」而在現實生活中，他却在鞍轡前馬後枯燥乏味的打雜工作，又沒有能力改變這種生活。因此在他的詩詞和給友人的信札中常流露出消沉的心情。在九年的侍衛生涯中，他

只做了一件實際工作，那就是北赴梭龍進行偵察。

梭龍卽索倫部，是分佈在西起石勒克河以及外興安嶺東至黑龍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一帶的達斡爾、鄂溫克和鄂倫春等族的總稱，向來處於清皇朝的統治之下。在三藩叛亂期間，清室忙於在南方用兵，無暇北顧，沙皇俄國便乘機東進，不斷挑起邊境糾紛，還侵佔了大片土地。清廷平定三藩之後，回過頭來着手處理北疆的事務，於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八月命郎談、彭春率領一支隊伍赴梭龍進行偵察。納蘭性德亦是其中一員，並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徐乾學在碑文中說：「及卒，上在行宮聞之震悼。後梭龍諸羌降，命宮使就几筵哭告之，以君前年奉使功故。」^{〔三〕}

性德在康熙十三年二十歲時娶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盧興祖之女爲妻。夫妻十分恩愛。可惜時間不常。盧氏在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產後病故。性德非常哀痛。納蘭詞中有不少描寫愛情、思念和悼亡的作品，都是爲她而寫的。三年後續娶官氏爲繼室，感情也不錯。性德還有一侍妾顏氏。據顏氏所生子富格生於康熙十四年推算，性德納顏氏可能在十二、十三年之間。十二年春性德因患寒疾未參加殿試，失去了科舉制中最好的一次晉升機會，心中很抑鬱。況且已年屆婚齡，明珠夫婦欲爲他娶妻，可能一時找不到門當戶對的合適人選，於是先爲他納一侍妾，以慰其孤寂，並且照料他的生活。性德在扈駕至遼東、五臺山、江南一帶巡視及赴梭龍偵察的行役途中所寫的一些思家的作品，顯然是爲官氏和顏氏而作的。

長期的侍衛職務使性德精神上感到十分苦悶，加上他早年的詞友顧貞觀、嚴繩孫輩相繼離開了

北京。官氏、顏氏多半只是賢妻良母型的婦女，不通文學。所以他希望能得到一個有才藝的、能溝通思想的女子爲伴侶。後來經顧貞觀介紹，他於康熙二十三年冬南巡歸京後納江南藝妓女詞人沈宛爲侍妾。性德爲她另構一曲房，屬嚴繩孫書其額曰「鴛鴦社」。兩人十分投契，情深意重。可惜這段美好的因緣爲時甚短。可能是由於性德是帝座的貼身侍衛，娶一社會關係複雜的漢族民間女子爲侍妾與機要的禁衛工作有礙，也可能是明珠認爲性德與這樣的女子結合會影響性德的仕途，使性德受到很大的壓力。他與沈宛僅相處了三四個月，不得不分手。沈宛於康熙二十四年春返回江南。納蘭詞中有幾首思念沈宛並表示悔恨的詞，爲數不多。因爲就在當年的五月三十日，性德便離開了人世。

性德酷愛讀書，徐乾學稱他「自幼聰敏，讀書一再過即不忘。善爲詩，在童子已句出驚人」(三)。特別是在因病未參加廷試以後的三年裏，「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四)他還喜歡結交有才學的人。韓荃說他與「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結分義，輸情慄，率單寒羈孤侘僚困鬱守志不肯悅俗之士」(五)。當代的名士，如朱彝尊、陳維崧、嚴繩孫、梁佩蘭、姜宸英、顧貞觀、秦松齡、葉方藹等，都和他有很深的情誼。這些人的年紀，要比性德大二十五到三十歲。他們相識時，性德還是個年方弱冠的青年公子，而這些人已接近五十歲，要比他長一個輩分。他們所以能不顧年齡差別，結成忘年之交，是出於對文學的共同愛好，是相互傾慕對方的才學。這些中老年文士雖然有了相當的名望，或擔任過一定的官職，但世路蹭蹬，並不得意，因此把性德看作平生的知

己。如朱彝尊在挽詩中說：「斯人不可作，知己更誰憐。」陳維崧在賀新郎贈成容若詞中說：「昨夜知音才握手，笛裏飄零曾訴。長太息、鍾期難遇。」

性德對這些文人朋友寄予很大的同情和關心，盡己所能給予他們政治上的庇護和經濟上的周濟。性德與顧貞觀交情最深，當顧貞觀遭到他人攻擊之時，性德曾幫他排解。顧在祭文中說：「洎讒口之見攻，雖毛裏之戚，未免致疑於投杼，而吾哥必陰爲調護。」康熙十九年，姜宸英以母喪南歸，得到過性德的資助。姜在信中說：「軫念貧交，施及存歿，使藐然之孤，雖不能盡養於生前，猶得慰所生於地下。」六最爲人稱道的是營救吳兆騫。吳兆騫，字漢槎，是清初江南有名的詩人。他於順治十四年參加江南鄉試，中了舉人，不料有人告發主考官舞弊，因而捲入了科場案。清廷下令清查，把考生全部押送到北京，在殿前覆試，戒備森嚴。吳漢槎雖然是有真才實學的，在這種場合也嚇得戰慄不能成文，交了白卷。結果被流放到寧古塔。顧貞觀是吳漢槎的好友，寫了兩首金縷曲寄給吳漢槎。性德讀了這兩首金縷曲，大爲感動，顧貞觀乘機請求性德營救吳漢槎。性德又去懇求他的父親明珠，終於在康熙二十年把吳漢槎贖回。

納蘭性德的這些忘年之交，大半是明朝的遺少或世家子弟。如嚴繩孫是明朝刑部侍郎嚴一鵬的孫子，明亡時嚴繩孫已二十多歲；陳維崧是有名的東林黨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陳貞慧的兒子，曾考中崇禎十五年的鄉試，明亡時亦已二十上下；葉方藹的父親葉重華在明朝官至太常寺少卿。他們對於異族的人侵沒有勇氣和力量抗爭，只能接受現實，並且經過一段時期的隱遁，又順應時勢

出來爲新朝效力。然而他們在思想感情上畢竟與舊朝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又不敢明確地表達出來，只能把故國之思化作興亡之感。這一點在嚴繩孫的秋水集中表現得最特出。如「興亡滿眼今何夕，去住無心我未僧」（靈巖呈繼大師）；「總是興亡千古地，莫教潮汐送閑愁」（秋日雜感）。陳維崧美人詞曰「年來生怕說興亡，笑指楚天新雁兩三行」，表明的也是這種思想。

納蘭性德經常同這些人接觸，思想上未免受到影響。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流露出興亡之感：

漢陵風雨，寒煙衰草，江山滿目興亡。（望海潮）

須知今古事，棋枰勝負，翻覆如斯。歎紛紛蠻觸，回首盡成非。（滿庭芳）

不道興亡命也豈人為。（南歌子）

他把國家朝代的盛衰興亡，歸之於天命，而且認爲天意莫測，世事翻覆不定，個人是無能爲力的，只能逆來順受。不僅如此，他經過十三陵，看到前代帝王的陵墓一片荒涼，還深表同情：

行人莫話前朝事，風雨諸陵。寂寞魚燈，天壽山頭冷月橫。（采桑子）

休尋折戟話當年，只灑悲秋淚。斜日十三陵下，過新豐獵騎。（好事近）

前朝帝王的陵園，成了新朝王室的遊獵之所，確實是可悲的。不過這畢竟是遺民的感情，作爲一個滿族的貴族公子而有這樣的感情，就不尋常了。

納蘭性德認爲個人的窮達，也是由命運決定的：

自古青蠅白璧，天已早安排就。（霜天曉角）

而且有才學的人，命運偏偏不好；癡頑無知的人，命運倒好。天道就是這樣不公正：

慧業從來偏命薄。（湘靈鼓瑟）

高才自古難通顯。（金縷曲）

怪人間厚福，天公盡付癡兒駭女。（水龍吟）

因此可以說，納蘭性德的思想，既有消極的宿命論的一面，也有不滿現實，蔑視庸俗，同情落魄不遇之士的積極的一面。

性德對自己出身於官僚貴族家庭並不滿意。韓奕說他「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七〕。他自己也說：

「僕亦本狂士，富貴鴻毛輕。」（野鶴吟贈友）對待衛工作也並不喜歡：

金殿寒鴉，玉階春草，就中冷暖誰知道。（踏莎行）

須不羨承明班列。（金縷曲）

他處身於富貴場中，却把功名利祿看得十分淡薄，一心想到山林中去過隱居生活：

且乘閒、五湖料理，扁舟一葉。（金縷曲）

安得此山間，與君高卧閑。（菩薩蠻）

納蘭性德的作品，在他去世後由他的老師徐乾學編成通志堂集二十卷，包括賦一卷，詩、詞、文、